

西和文史资料

(此材料供参考)

第四十三期

政协西和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五日



编者按：赵逵夫，西和人，现任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热心家乡文化建设事业，时有贡献。这篇《康熙二十六年〈西和县志〉读记》，对编修新县志，对研究我县人文历史，都很有参考价值，特此刊出。希望在外地工作的西和籍同志，也能为本刊提供稿件。

康熙二十六年《西和县志》读记

赵 逵 夫

甘肃省图书馆藏有康熙二十六年修《西和县志》胶卷一盒，但因为省图书馆从前年即准备搬迁而停止借阅，搬迁就绪之后，又一直未能将阅图机安装起来，所以今年以来我去过三、四次，均未能看到此书。今日又去，机子刚安起，工作人员技术还不熟练，我从上午一直等到十一点下班，也没有读成，下午又去，一切搞好，已近四点，至五点一刻下班，读了一个多钟头。此书篇幅不大，是写本，文字极为简略，但其中也有些极为珍贵的史料，可补乾隆本《县志》、民国时

王编、朱编两《县志》及目下所掌握其它史料之阙。

康熙本《县志》分以下二十四部分（就其篇幅而言，除《艺文》部分之外，基本上是一部分只有一段）：

沿革、疆域、形胜八景、建置、城池、公署、庙坛、山川、风俗、户徭役、田赋、防汛、驿所、仓库、官师、名宦、选举、人物、忠节、孝子、义勇、节烈、灾祥、艺文。
书前有王殿元识语。

下面对有关古代人物方面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加以介绍。

《名宦》部分只列了四个人，第一个是王公仪。所介绍事迹大体根据《王公仪神道碑》，但此传中指出王公仪字严之，却是《神道碑》及几种县志都没有的。

其余三人均不见于其他几种县志及新编县志征求意见稿的《西和籍职官学位表》，兹原文录之如下：

马成，岐山里人，洪武八年贡士出身，以御史巡按云南。

刘渊，岐山里人，洪武十一年贡士出身，以御史巡按湖广。

杨林，和政里人，永乐十年贡士出身，以御史巡按湖广。

以上三人政绩俱无所考，相传其宦与地。

翻开新编的《西和籍职官学位表》，魏晋南北朝时代出入不少，但一色的姓“杨”，都是氏人的“杨家将”。此下便接的宋代，整个隋唐

五代空荡荡没有一人。我曾花了很大精力查阅唐代典籍，希望有所发现，以填补这个巨大的空白。但终究一无所获。就我目前所作的工作来说，大体可以肯定，唐代是不会有什麼人了（除非再有新出土的文字资料）。另外，从宋末至明永乐年间这漫长的一段时期中，也是空空如也。马成、刘渊、杨林三人在一定程度上使这段空白缩小了。

《选举》部分云：“宋绍定二年西和州同榜进士七人”，第一名为周公英。《西和籍职官学位表》中丢了此人。

“乡举”明朝二人，

赵纪，和政里人，明永乐丁酉科。

赵奎，和政里人，明永乐癸卯科。

这有可能比其他的几种《县志》记载得详细些。

清朝“贡监”列有二十八人。除卢弘业以外，其余均不见于新编《职官学位表》。卢弘业之“弘”字《职官学位表》作“宏”，似应从康熙本《县志》。今将《国朝贡监》部分录之如下：

赵登第，任朝邑教谕；张弘业，任盐山县知县；魏之璫，
麻尚俭；薛文猷；卢硕辅，任两淮运副；周魁，候铨刑判；
刘捷用，任沂阳训导；张子怀，候铨县丞；郑民皋；郑民养；
张居简；苏我民；张廷弼；王鼎铉；张斗南；王秉枢；马中
骥；乔芝兰；赵达；蒲轮聘；李极宸；李盛世；刘必魁；卢
硕弼；杨朴；蒲映瑞；卢文镜。

大部分的人并未注明官职。但这就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考查的线索。

清代武举二人：“王俊位，王相彤。以上系顺治甲午科。”这“王相彤”《西和县职官学位表》作“王湘斌”。第二字加了个三点水。当是同音之误。而“彤”之与“斌”，又是如何相误的？我以为或者先因彤近误之为“彬”，又以同音写作“斌”。当然。此人之名本作“彬”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一以彤近误为“彤”，一以音同误为“斌”。但一般情况下，应从康熙本《县志》，因为它毕竟时代相近，记载更为可靠些。

《人物》部分，列王仁裕、姜岐二人。王仁裕是礼县人，可以不论。姜岐则传中言是汉阳人，不知何所据而列之《西和县志》。其文字并不长，兹录之以备考。

姜岐，字子平，汉阳人，少孤，名垂西州。乔佺守郡日，召岐为功曹，不应。佺怒，敕督邮尹益逼岐曰：“若复抗，先嫁其母，而后杀岐。”岐益争之力，佺更怒，杖益，益束曰：“岐少修孝义，守道养高，善类归心，望推州里，实无罪状，益敢以死守之。”佺乃止。

《艺文》部分，也有几篇重要诗文，不见于其他《西和县志》：

《德政堂记》，宋绍兴二十六年西和州学长何彻撰。

此文县志编修办公室同志已从《武阶备志》中见到，但不知两者文字是否有传抄之异。

《宋陈公忠节记》。巩昌府通判李熙撰。

《盐井碑记》。乡进士知西和县事文林郎太原杨典撰。

《武侯碑记》。赐进士第中顺大夫知巩昌府前翰林院庶

吉士浙江道监察御史天雄郑国仕撰。

六共四篇。后二篇现在大约不当收之《西和县志》，但可以反映出当时西和经济、文化的一些方面。前两篇都很重要。

诗共三题四首。前二题为：

《吊陈公忠节诗》郑国仕

《吊贾节推》。郑国仕。

其中《吊陈公忠节诗》有二首。其第三题为《仇池诗》，杜甫作。即《秦州杂诗二十首》之第十四首。因为时间仓卒，原诗未能录。其他部分或者也还有值得参阅之处。今年春我曾建议县志编修办公室同北京图书馆联系复印此书或加以拍照。不知是否弄到。如果没有，可以到省馆细心阅读一遍，加以抄录。

我前次撰文考证过为宋代进士王正嗣（见《西和县志》第三十期。此志中未提到。这里顺便补充谈一个问题：《成县新志》所录王正嗣在黄龙碑下之题字。开头一句即是：“西和前进士王正嗣”八字。当时我觉得“前进士”三字颇为费解。后来悟得：这“前”字当是“州”字之误。“前”字的草书同“州”字的草书极为相近。编志者就摩崖文字照录，误认“州”字为“前”字。总纂人未能看出其误。后人亦不之疑。我现在揭出这一点来。以免继续讹传。

~5~

对《解放前西和青年一次反贪污斗争》

一文的补充

黄 金 鼎

西和县文史资料第八期刊有赵松龄所写《解放前西和青年一次反贪污的斗争》一文。记述事情的发起经过，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我没有什么异议。现就某些细节问题，作一补充。

一九四七年古正月初六日，王汉杰准备和彭仁山一同起程离开西和时，县党部备酒席为王汉杰饯行，只等席散起程。这时彭仁山不知从何处得知西和青年要扣留他的消息，彭立即慌了手脚，惊魂不定，坐立不安。他等不得王汉杰的散席，便独马单人偷偷的绕开正街，从营盘背后仓惶溜走。

赵晋卿得知彭仁山逃跑的消息，迅速跑到王树森家号内，通知在那里等待挡彭的人。当时祁好德、赵松龄等十余人，听说彭仁山已逃跑，异口同声说：“追”！便一涌而出。

此时彭仁山已牵着一匹黑马，走过白水河，踏上大路。只要跨上马背，扬鞭策马，纵缰驰骋，彭就有安然无事离开西和的可能。早到北河堤的些人，都站在那里观望，好像在等待彭上马逃跑。这时胆略超众，敢闯敢干的赵殿举，当即立断，首先冲上，跑步追赶，继而方毓田尾随其后，赵殿举赶到桂台碑处，大喊一声：彭仁山站住！赵拦住彭的马头，挡住去路，握住彭的双手，心平气和的说：“仁山，我

们备有小酌，为你饯行，请暂回去”。走到白水河边，方也赶到。彭明知不妙，推委不行，怎奈赵方二人，连推带拉，彭只好折回。到河堤时，祁好德、赵松龄等十余人也已赶到，顿时显得人多势大。彭这时，面色变得苍白，全无血色，全身象放了气的皮球，四支无力，在大家的簇拥下，送进西和法院看管起来。接着一场恶战，又在县署三堂院内展开。

王汉杰在县党部吃罢饯行酒席，回到县署，准备起行，听到彭仁山被看管，王汉杰立时气势汹汹，暴跳如雷，拍案大骂，摆出一付目无一切，盛气凌人的县太爷架子，大声责问，你们为啥要挡彭仁山，这时在场的地方劣绅何其慧、赵寿山、杜华亭，想讨好王汉杰，文嘶嘶的说，“你们要挡彭仁山，也不事先和我们说说，”表示这事与他们无关，赵殿举不甘示弱的大声说：你把你的坐着，没你说的，我们挡彭仁山要算帐，给你们不爱说，劣绅们被顶得张口结舌，无话可说，王汉杰又问，有什么帐可算，赵殿举说，我们要算宝天铁路的帐，王又说，宝天铁路有什么算的，我们要算人命帐，彭仁山为装满他的私囊，施工不顾人民的安危，炸死了多少，给不饱饭，饿死了多少，这笔债算不清我们决不轻易放彭仁山走，王汉杰气炸了，大声吼道，你没有和我说话的资格，赵说，我是西和人民，就有权利和你算这笔血债帐，王汉杰气急败坏的说道，好，彭仁山不走，我王汉杰也不走了，这时县党部书记长马骥说道，好吗

用一句江湖上的话说：“说脱走脱，说不脱走不脱”。县长不走也好，啥时说清，啥时走。王汉杰本想以不走威胁，西和正义之士和青年的斗争烈焰，被马骧这一回击，一向骄横跋扈的王汉杰的凶恶气焰顿时大减，暴跳停止了，大吼消失了，这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斗争，使王汉杰看清了西和正义之士和青年的不可轻视，不可吓倒，他心里明白，自己满身污秽，弄不好还会吃大亏，因而于第二天清晨离开了西和，彭最后被判她无期徒刑，这场斗争胜利告终。